春秋通論

春秋通論卷七

新安首源姚際恒

僖公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為邢故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宋襄前為諸候所叛諸候與楚盟于齊而謀之今宋襄復要楚于境内而與之盟且儼然以伯主自命其狄之見執宜哉

夏大旱

記內災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執宋公者衆諸侯也非獨楚子也衆諸侯藉楚子之力而爲之或楚子本謀而衆諸侯從之而楚子恃强乃居其功故下來獻捷也若經之所書本承上諸侯之文初無屬楚子意葢陳蔡鄭許皆黨于楚而曹又宋之讐也安得不共執宋公以一快乎觀下公會諸侯釋宋公兩皆不特言楚子其義可見矣聖人据事

直書豈故不言楚子如所謂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與分惡于諸侯之邪說哉

楚始稱子因上下與宋公陳侯等連言故亦稱爵便文也不然楚方肆惡于中國聖人胡為反進之乎餘見下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下

冬公伐邾

杜氏謂為邾滅須句故非也黃東發曰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又鄫魯之親也而邾執而用之故恐邾特以邾與宋盟故未敢伐今宋為楚所伐故乘間伐之此說較得事情

○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鹿上與盂之盟魯皆不與故楚獻捷于魯欲以脅魯耳然公不懼楚即往會諸侯以釋宋公矣

此楚子使也何為復稱人于此見上因連文之故稱子耳此與前稱狄稱狄人之義同亦聖人之取義也故以前亦不標識今標識于稱楚子之下而其謂稱子為進稱人為貶之邪說不待辨矣自文公以後始多稱楚子而間稱楚人間稱楚人者習熟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即承前會盂之諸侯也言諸侯者可見執之非

獨楚子矣紛紛妄定褒譏殊可恨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邾邑劉原父趙鵬飛氏李廉氏黄東發季明德之說皆同今總括其意曰左氏曰須句風姓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據此則須句乃子爵奔因成風爲魯事矣國滅而興君奔而反皆事之大者且有關于魯故經何以不書耶杜氏曰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須昌即今東平縣晉東北郡治距邾二百六十里當僖公時東平

之東南皆為魯有西北皆為齊有邾人豈能越魯境滅須句以有其地乎魯人欲取須句直伐須句足矣又何必東伐邾而後西取須句耶況此年公既伐邾取須句矣至文七年公又伐邾而取之則須句不服魯而服邾者也非密邇于邾而服習其治魯又何煩再伐哉經書伐邾取須句與莒人伐杞取牟婁同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公復帥諸侯伐鄭者盂之見執必鄭為主謀也不然何以不伐楚而伐鄭乎是非特以其朝楚之故可知也第許方附楚于盂以執宋公者而旋亦附宋以

伐同盟之鄭反覆似波瀾其春秋諸侯之謂乎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公嘗伐邾且取其地故邾報之

但書及戰勝負敵也謂魯敗者邪說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之伐宋雖憾于宋之伐鄭然伐鄭在夏而楚來伐在冬豈復能救鄭乎左氏謂救鄭非也第其謂宋公傷股以下年五月宋公卒觀之或是劉原父辨不稱宋公敗績而稱宋師以傳為非謬矣歟應稱師安有稱公者哉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乘宋之敝報其伐喪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左氏謂討其貳于宋非也按頓本屬陳以畏楚故叛陳奔楚二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頓則此之伐陳爲頓明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稱子說見前不名史闕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氏謂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取櫟按鄭人入滑在二十年夏今二十四年安有閱四年之久謂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乎且經止書狄鄭未見有王而是冬天王出居于鄭又安有方讎鄭而伐之出居于鄭者耶其為附會無疑意者夏狄自伐鄭與十四年狄侵鄭同是冬頹叔以狄師伐周王敗出居于鄭耳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此出奔而書出居為天王諱也

晉侯夷吾卒

不月日史闕

左氏謂去年九月晉惠公卒而經在今年之冬杜氏謂文公定位而後告喪經從赴而書夫惠公卒懷公立其時國無内亂及外難安得預知明年文公入而閟其喪以待文公之告乎未可信也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諸侯卒名此燬字因下卒名而誤連上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直書其事而姑逆婦之非禮自見劉氏謂公下主大夫之昏為失禮何以知之謬論也

宋殺其大夫

大夫不名闕也義在于殺大夫故不名亦得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前二年楚人伐陳亦以此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齊讎也衛懼齊難故修好于魯為莒求平魯為之

會且挾二國以從楚也

莒慶莒大夫名下稱莒子其君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尋洮之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夏齊人伐我北鄙

齊春夏兩伐魯討洮向二盟

衛人伐齊

助魯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敵齊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以歸之君名不名無例遠而微故闕則不名

冬楚人伐宋圍緡

時楚以師與魯中道乘間伐宋左氏謂楚以宋郎晉

故伐此時晉之強未著未然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魯以楚師伐齊而取穀者楚也何為哉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杞稱子說見前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桓二年秋杞侯來朝九月入杞今春來朝秋入杞大

抵魯因其朝反苛責其禮不遜必伐之其侮弱如此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方圍伯而魯與陳蔡鄭許曹衛皆從之而宋獨不與此楚之所以急圍宋也魯又往會諸侯而盟于宋以諸侯在宋地也其助楚謀宋至矣

楚居首故稱人不嫌惟知文者可與道可見可以稱人則順稱之聖人不欲定稱楚子也乃謂稱子進之何心哉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晉文欲救宋伐楚以圖伯業然猶持重未敢輕加楚兵乃以曹近于宋弱而易攻爲之聲援以解宋圍而衛又魯所與盟而致之楚者伐衛則楚必救衛故先侵伐此二國所以解宋之圍而使齊秦之兵圖大舉也左氏皆謂晉文報怨于此二國未然

此兩事同在于春故如此書鄙儒以兩稱晉侯遂生議論其可厭如此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劉原父曰左氏曰公懼於晉殺子叢[即買]以說焉然則

魯公妄以罪惡誣殺買耳非買之實不戍也春秋曷為遂從其誣辭真以不卒戍罪買哉疑買見機設權不卒戍事而公貪與楚歡遂以不卒戍罪買不復討其行權也按此經殺公子買畢楚人乃救衛而傳云楚人救衛不克公乃殺子叢與經相背其言詎可信哉權衛中此說辨左最合録之

殺書剌為内諱也

楚人救衛

楚人舍宋而救衛中晉文之計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此時齊秦之師將至故執曹伯畀宋人以怒楚使戰也左氏謂畀曾田非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其先晉以狐軍來攻西擊亦弱以疑誤于楚楚亦以恃強玩忽晉軍自此而伏齊宋秦三國之師以共擊楚宋者楚方伐之國憤兵也齊者二十六年魯糾合楚而伐之亦憤兵也若秦則車鄰駟鐵多猛士之風者也合此三國精銳之師而城濮衛地此即楚救衛之師方疲于奔走又出其不意其不一戰而敗也得

乎自經書晉侯侵曹以來皆詳著晉文致楚與戰所由定伯之業而所謂譎而不正者亦具見于此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敗由得臣也

衛侯出奔楚

衛侯之奔大抵因楚敗而懼晉也左氏謂衛侯欲與楚國人不說故出其君以說晉此左氏言君奔之習螸然非國人即元咺也故後衛侯歸元咺出奔矣因知叔武之立亦元咺為之也

君出奔或名或不名無例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序晉侯于上晉文一戰勝楚而伯也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故如在喪未逾年之君稱子此書法也天王在鄭時既敗楚諸侯于踐土會盟將謀王復辟也故盟訖乃往朝王焉左氏謂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又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若然則是盟時王已來矣豈有先盟而後朝王者哉前人多疑左氏是也

陳侯如會

後至不及盟故如此書陳侯本楚黨今以楚敗而亦

屬晉矣

公朝于王所

王所王在鄭地也王在朝則曰朝于京師王巡守則朝于方嶽之下亦當曰王所也穀梁謂朝不言所此不通之論也書公朝豈諸侯皆不朝乎下壬申又書公朝豈有公再朝而諸侯不一朝者乎故前儒有謂言公朝以槩諸侯是也然謂言公朝以槩諸侯此亦未知春秋之書法也春秋凡會盟必首書公所以尊内此一定不移也今若如會盟首書公則當書公帥諸侯矣公不可言帥也若統書曰諸侯朝王則不具

公之朝王春秋魯史朝王大事不可以沒公也故書曰公朝于王所則既可以見公之朝而諸侯之朝亦自見矣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出奔而弟叔武立必元咺主之使與踐土之盟則將絕衛侯矣故衛侯入而元咺出也然叔武之殺經無明文若果衛侯殺之當書殺其弟矣故據左氏謂殺叔武衛侯不知其情則與經之不書似合然元咺奔晉將以愬其君之殺弟也意者衛侯歸而叔武見殺其罪必歸之君耳

君歸或名或不名無例歸或書自某或不書自某及書歸與復歸皆無例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伯姬莊公女杞成公妻適杞三十有六年當亦老矣上年杞子來朝而公遽伐之伯姬此來亦必為僖公所迫求修好而謝過耳

公子遂如齊

前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及楚敗晉伯魯失楚而畏晉故使遂聘齊自是齊魯復通好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左氏謂會于溫討不服也蓋為後執衛君及圍許也然非也諸侯會溫與天王狩河陽葢一事也盟踐土之後王已歸京師溫周地晉侯將以覲王而王因出于溫以就見之也左氏謂晉侯召王亦未可信文元年晉襄公亦朝王于溫矣豈亦召王乎惟以天王之尊就見諸侯則是君下于臣不可以訓故孔子特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假巡狩之名而河陽即溫地變溫地言河陽亦所以殊天子此孔子取義之大者也而

左氏又謂晉侯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其說盖非明是因經文狩字而妄生此議論也夫晉侯果使王狩而王因以狩焉則是實事矣何以又引此仲尼之言乎既引仲尼之言則狩非實事特假借之辭耳何以又云使王狩乎其周章兩端如此故知其說不可信而其召王之說亦因是以知其誣也又如引仲尼之言是仲尼作春秋自作註解也其可笑如此

壬申公朝于王所

說見上壬申係上冬言其月史闕

自是王歸京師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此後乃會溫之餘事

晉侯因其臣而執其君失理殊甚歸獄于王所謂假之是矣

歸之于與歸之同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君歸京師而元咺歸國元咺之罪顯然矣

諸侯遂圍許

許久從楚踐土溫二盟皆不與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自宋歸也

諸侯歸國名不名無例歸與復歸無例歸書自某不

書自某無例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狄不言朝聘而言來不足為朝聘畀之也王臣來朝

亦書曰來尊之也書同而義異

公至自圍許

致圍許者以近事言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內不書主名外書人皆大夫也

左氏謂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未盡然王人與盟或襄王之結諸侯晉文之定王室未可知也又謂王人為王子虎王子不當稱人尤非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

春公在會未見故復來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至是而狄背盟狼子野心豈可

與之同盟哉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謂元咺立公子瑕則是瑕已為君不當稱公子

又瑕立為咺之君尤不當先臣後君以及書也故前

人多疑之然則公子瑕何為者也意者咺暫使攝位

既未成乎君而為咺所累故書及與

稱國以殺君與臣之辭也無例殺大夫必稱爵若不

稱知其為何如人哉

衛侯鄭歸于衛

諸侯歸名不名無例書歸與復歸無例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鄭不與有從楚之意故晉伐之左氏謂昔晉文過鄭鄭不禮焉豈其歷久而後報乎左氏言晉文初年之列國事皆類此不悉辨

秦晉之爭亦始此矣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報周公之聘也遂者繼事之辭無襃貶先書如京師

而以如晉書遂此亦書法也

魯使卿如京師始此而如他國者屢見焉亦直書之

而義自見也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左氏謂分曹地此誤連前經執曹伯畀宋人而爲言

者也夫執曹伯在二十八年今三十一年豈經四年

之久而始分其地乎公羊亦知其難通謂晉侯頒所

侵地于諸侯夫魯强曹弱曹安得侵魯之地且有何證乎蓋濟西田者齊魯所爭之田也濟西地在齊魯界故彼此互爭不繫之國此取濟西田我取之齊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齊取之我也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齊向取之我而今歸之我也合經文前後觀之其義明矣若此時則齊方弱而魯恃晉以强故取之齊而齊無能難焉爾

公子遂如晉

魯方恃晉故汲汲以通好去年往而今年又往也左氏謂拜曹田然則去年之往為何事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有二有祭天之郊有祈穀之郊魯之郊皆祈穀之郊也祈穀之郊諸侯皆得行之祭天之郊在冬至經書魯卜郊多在四月可驗夏之二月故謂啓蟄而郊豈有四月而祭天者乎故公羊謂魯郊為非禮謬也穀梁謂不時亦謬也若明堂位乃漢人耶說不可据且彼言孟春而此言四月又絕不相通也

三傳皆謂四卜為非禮以非禮故書此常事不書之謬義也襄七年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經書之何與蓋經書卜郊者以其為大事也而其卜之從違牲之涓

免牲不同因得備書之爾

左氏謂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按經凡言卜郊者正為卜此郊日之吉否也非卜郊之可否也卜牛其前此矣不書也左氏之意似謂牛既卜矣日又卜矣故牛改名曰牲則是既得吉日牛已稱牲方復卜郊以卜郊為卜郊之可否非也

或稱牲或稱牛一也左氏謂牛卜日曰牲公羊謂傷者為牛亦皆非詩書禮言祭天者多曰牛矣豈皆傷者乎

三望公羊謂泰山河海賈逵服虔謂分野之星及境

內山川鄭玄謂海岱淮其說稍近然終不敢定也若三傳皆以猶字為譏則非不曰望而曰三望正是諸侯之禮何譏之有此亦常事不書之謬義也矯之者以為幸辭又過矣聖人據事直書何幸之有（以上因三傳言禮之謬故詳辯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前五年伯姬來朝其子即杞桓公也自後來朝而我伐之伯姬二十八年又來似為謝過今為桓公求婦又來惟因杞弱為魯所凌欲求庇其子耳伯姬之苦

衰如此議論者何責之過乎所求者僖公次如叔姬
也其歸杞不見于經後為杞所出則屢書之魯以凌
杞而杞亦卒待魯女之薄如此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衛為狄滅而遷入三十餘年無事亦齊桓之力也至
是狄又圍之遷帝丘說者以是責晉文晉文耄矣明
年即世豈能救之哉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衛侵狄宜也及狄盟何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論事功齊桓不及晉文論心術晉文不及齊桓然齊伯止于當身而晉文子孫相繼而伯此天也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經書入左氏謂滅非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公子遂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文之興秦有力焉自晉連秦伐鄭而鄭間之秦晉始相貳然晉文已老雖怨秦而不及發襄公新立即伐而勝之其克承父志與經文本明順知常而妄者謂有剌譏又有謂及字衍者皆不可解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左氏謂因晉喪非也下晉人敗狄乃是矣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公伐邾報升陘之役也秋又使卿伐之甚矣

晉人敗狄于箕

狄連年伐鄭伐齊今賴晉襄敗之自此稍息焉

冬十月公如齊

是時伯無定主魯因齊聘而猶朝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氏謂即安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此恒燠若之咎徵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溫之會晉文以諸侯圍許許恃楚而終不服是以晉

襄亦繼父之志而伐之也

春秋通論卷八

新安首源姚際恒

文公 僖公子母聲姜 在位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僖公薨于上年十二月故逾年即位即位必于歲首

不問已葬未葬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命錫命為諸侯也公繼世應立然必錫命于天子

始加重焉穀梁執常事不書之見謂禮有受命無來

錫命錫命非正也春秋諸侯繼世而立其立也豈必

朝天子而始受命乎

晉侯伐衛

衛成以執歸京師之怨故不從晉今晉襄伐之

經言晉侯伐衛則左氏謂先且居胥臣者非矣又謂

朝王經不書亦未可信

叔孫得臣如京師

使卿如周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衛能伐伯主亦強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氏謂晉圍戚及疆戚田然皆不見經

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政逮于大夫之端見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弒君父者稱國稱世子罪大惡極不知用何字以為

貶也

公孫敖如齊

魯之伐齊皆先公事至是復通好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報殽之役伐晉而復敗也彭衙秦地晉師追而敗之

書晉侯及秦師凡言及者皆是客之應主也豈可妄生議論

丁丑作僖公主

禮家之言紛雜難稽据禮謂卒哭而祔祔則作主矣諸侯五月而葬又謂諸侯七月而卒哭則作主當在

卒哭之時今僖公喪至此已十有五月作主則太緩故左氏謂不時此與禮文合也然魯秉禮之國喪禮豈無定制文公何事而緩作主乎式禮家言未可信耶若公穀爲二主之說分虞主練主禮家併無之是爲臆撰矣

二月作僖公主將以八月入廟定昭穆而祫祭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盟不地在晉也左氏謂公不朝來討式近之

書處父不族無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左氏謂晉討衛衛請成按元年衛晉交伐自此會後明年衛人會伐沈則晉衛已釋憾矣但經不書討衛及衛請成何也

春秋自桓文沒後大國大夫與諸侯專會專盟者衛多茲者魯與晉皆以大夫會盟三國諸侯明年伯國大夫且會諸大夫伐國矣三家專魯六卿分晉實基于此此皆由諸侯自恣養尊處優畀視小國之所致也履霜堅氷其亦不知戒哉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記旱災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大祫也亦即吉禘也禮謂三年之喪二十七月今僖公喪至此二十二月而即吉禘入廟故或又謂之遅其禮不可詳也

閔僖皆庶而閔爲兄左氏謂逆祀者以其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是矣按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文公當以閔爲昭僖爲穆今躋僖于閔之上則僖爲昭閔爲穆亂昭穆之序矣蓋閔兄僖弟此世次也若廟次則父子固爲昭穆兄弟則以君臣爲昭穆僖嘗爲閔之臣不論其弟兄也乃何休有兄弟同次不分昭穆之說

意謂閔僖同為穆而僖之主升于閔之上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孔穎達亦主其說殊不知一廟一主若是則一廟二主古無此禮也恐人惑其說附辨之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謂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非也卿衆自書人何必列書諸國大夫之名乎又謂報彭衙之役亦非彭衙已勝何云報乎或以稱人為貶更不足辨

公子遂如齊納幣

僖公喪至冬十月為二十三月若十二月為二十五

月二十五月納幣至次年夏始娶則逾三年之期久矣君昏大事先事納幣未為不可左氏謂禮也是也公穀執常事不書之說以為譏謬也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服楚故也

魯之遂敖得臣屢見經政逮于大夫文公為之也

衛始與晉合

夏五月王子虎卒

交于魯故赴
或謂不書爵譏之若尹氏卒劉氏卒不知譏王朝之
臣何以如是之多耶
秦人伐晉
左氏謂秦取王官及郊遂伯西戎經皆不見然自是
不復報晉必其得志也夫
秋楚人圍江
齊桓為伯江黃從之楚前已滅黃玆又圍江其後雖
有晉救然卒為所滅二國之受害如此
雨螽于宋

郝仲輿謂障天而下曰雨近是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此書公如晉之始先往不盟再往始得盟自此魯專事晉國日削弱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明年江卒為楚滅是救之無功也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此文公毋聲姜遜婦也聲姜齊女此婦孝公女聲姜

姪也書逆婦者如傳二十五年蕩伯姬來逆婦之辭不書逆之人若夫人姜氏以姑逆婦非正故爲内諱也且若書夫人姜氏逆婦姜則兩見姜亦不成文矣姑于婦故不書夫人婦同姑族故不書氏（書氏不書氏亦無例）夫云婦則自知姑矣此甚明白易見而千古以來竟無人知之者何邪不然聖人何故于逆稱婦又不書夫人又不書氏又不書所逆之人不知爲何卿何大夫如是之曖昧爲辭者哉左氏謂賤逆公羊謂娶乎大夫穀梁謂成禮乎齊（尤謬）胡氏謂方逆而已成爲婦誅意之法（尤荒）季明德謂不稱夫人不以定爲夫人魯

人𦤎使為妾（謝枉後曰夫人 姜氏歸于齊）曰不解文義致生種種

邪說豈不可歎哉

夫人書至不書至無例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病晉也

晉侯伐秦

晉襄不忘秦而忘楚何耶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武子為政通魯好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莊公妾僖公毋文公祖毋不稱夫人宜何稱邪

說之可惡如此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不稱天仍舊史偶遺也下同或云來歸或云歸無

例若以無來字為論則下會葬何以有來字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夫曰我小君者孔子之辭也孔子以為君夫人而說

經者必欲反之與孔子為難何也監儒謂成風書葬

乃有二夫人入廟亂倫易紀夫子爲君而毋不得入
廟世有此理乎禮婦祔于祖姑妾祔于妾祖姑則妾
之入廟何待問乎天子諸侯大夫士禮同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不如京師謝王乃如晉何也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陳小國與魯未通好蓋行父之私交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去年夏公孫敖如晉今年秋行父又如晉三家之汲

汲于晉如此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氏謂射姑殺處父察經文書國殺未見射姑殺之

也公穀又以君漏言附會其書晉殺之文尤不可信大抵晉靈之立非處父及射姑意故處父殺而射姑出奔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月月字朔字之誤葢曰上月字而誤耳論語云告朔可證書閏月不告朔則前此告朔可知文公始怠于禮事必以為天無是月與閏為附月之餘日亦如喪事不數閏之類此皆公穀邪說文公之不告朔想亦必以此邪說自解也故于閏月不告孔子謹記其始爲其後羣公每閏月皆不告朔又其後併常月亦不告朔矣故子貢欲去告朔

之餼羊也猶朝于廟若告朔後因而朝廟今雖閏月不告朔猶如常月朝廟也亦併記之猶朝于廟公數謂其可以已固謬胡氏謂幸之之辭亦非言猶朝于廟政以見不告朔之非也夫朝廟者本為告朔既不告朔則朝廟亦虛焉耳此孔子之書法也

告朔畢即以是日聽是月之政謂之視朔（禮謂聽朔）之閏月不告朔仍視朔也即常月不告朔亦仍視朔也告朔禮事也視朔政事也故雖怠于禮事而政事必不可怠也自十六年書公四不視朔併政事而亦怠之矣或以為公疾云

七年

春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部

說見僖二十二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不名闕說詳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下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先蔑奔秦

趙鵬飛氏曰晉襄之卒于是期年其葬久矣豈晉至是始謀立君左氏之說必不然也且左氏初言先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則蔑在晉蔑既迎雍于秦則

必不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耶理
無可通黃東發曰栝經文次第則傳文誠不足憑葢
全與經文相背也是二說者皆足證左氏之誣
書奔與書出奔無例

狄侵我西鄙

狄嘗侵齊侵宋侵衛至是遠来侵魯益無忌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是時晉靈公幼趙盾為政代君出盟此諸侯不序大
夫不名甚略不可曉左氏曰謂公後至不書所會非
也經明言公會何言後至乎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徐不稱人夷也且漸逼于我矣故敖如莒涖盟協謀以備之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趙盾公子遂皆晉魯之強臣大夫相與專盟始此左

氏謂報扈之盟未然盟豈必報乎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與戎盟恥也左氏謂書公子珍之尤不可解故謬例

實起于左氏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

左氏謂奔莒從已氏似未可信季明德謂敖以君命

弔襄王之喪時王室厚求弔使故不至而復公怒其

不終事將罪之遂奔莒按明年有毛伯來求金之文

此說似近之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宋臣皆闕其名不可曉既不書名自書其官矣若既不書名又不書官則殺之下奔之上當何書耶三傳及後人皆從官立論可謂凝絕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王室大喪諸侯莫賻故來求金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同

夫人姜氏如齊

出姜歸寧蓋始不安于魯矣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魯因毛伯来始使卿往會葬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時趙盾專國以致此亂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不書至書至者爲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起
是特筆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屢書晉人殺大夫以著趙盾專政擅殺將爲弒君之
漸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自城濮之敗十五年不敢窺中國晉文襄沒後又復強矣

夏狄侵齊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凡來聘君皆書爵臣皆書名此非予楚進之褒之也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此時國號尚未定況其爵與臣名字使臣書氏不書氏無例

張洽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僖公成風兩襚也先僖公者以君為主又薨于前也

然皆久矣秦人始歸襚者蓋借以為名思交于魯倚

伐晉也猶楚伐鄭而聘魯之意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正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稱秦者必未知其君與大夫故稱國然亦間有之推

此與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徐虞而已說者

咸謂狄之夫狄惟書狄常也然不嘗書狄人乎狄可
稱人則秦不稱人非狄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据左氏謂宜申謀弑君被殺若然則稱國殺及書官
無例可知監儒又別為其說所以惡利口之解經者
然左氏之說却未可信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蘓子盟于女栗

蘓子周大夫

冬狄侵宋

狄侵邢衛齊魯矣至是而侵宋則中夏之國鮮有不

受其害者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楚子書次見其包藏禍心以窺中國之意

經止書蔡侯而左氏謂陳侯鄭伯宋公皆從杜氏篤

信左氏謂三君失位不列于諸侯說者從之不信經

而信傳有如是夫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厥貉之次不得志也故伐其近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魯欲尊晉以致諸侯故大夫為此會左氏謂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按此三年以後始有新城之盟皆諸侯親至而趙盾代晉侯蒞二人之盟豈謀楚者哉

秋曹伯來朝

新即位也

公子遂如宋

左氏謂復司城蕩意諸曰賀楚師之不害大抵皆臆度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侵齊𠍴魯地得臣邀而敗之見魯大夫之强也然

政逮大夫亦由此矣

左氏謂長狄劉原父已非之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莊八年郕降于齊今未見有侵伐而來奔者必内亂

也

據左氏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來奔無論

事之有無諸侯在喪稱子今太子耳尚未即位乃稱

伯耶

杞伯來朝

杞嘗稱子矣茲又稱伯者可見春秋無例也

二月庚午子叔姬卒

若謂文公之女文公四年始娶不應有及笄之女若謂僖公之女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此僖公之女也不應有二子叔姬未詳季明德謂必伯姬之誤蓋杞伯姬也然未敢從

夏楚人圍巢

近楚小國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和魯將以伐晉而魯以與秦好望視晉之受伐非理

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言及無主客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鄆皆魯邑以防外故帥師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左氏作太室則為周公廟洛誥所謂王入太室祼乃太廟中之室也公羊云魯公之廟世室禮明堂位以魯公之廟為文世室亦同穀梁云太室猶世室也伯禽曰太室郭氏謂文武廟謂之世室皆百世不毀魯之有世室僭也季明德謂世室藏祧主之室議禮紛紛卒無定說愚按謂周公之廟者近是故于其屋壞也孔子感而志之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僖三十二年衛與狄盟至是狄乘衛侯之之沓也侵之狄豈可與盟哉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衛屢受狄侵而惧楚鄭亦為其所伐諸侯雖救之無功也晉伯至靈公雖不振然文襄之餘烈猶存故衛鄭皆因魯以附晉而歆楚魯與晉睦由是通衛鄭于晉為明年新城之會而晉伯因稍振為亦文公之功也左氏謂衛鄭請平于晉未然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叔彭生即叔仲彭生疑遺仲字邾爲魯伐多矣茲故來伐而魯亦報之國小終不能敵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公前如晉合衛鄭以致此盟同于外楚而晉勢一振

楚亦稍知懼焉惜乎趙盾主是盟為強臣病晉之漸
耳蔡獨不與此盟則知厥貉之會惟蔡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星變也星孛孛星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季明德曰邾距晉甚遠自文公始伯以來僅一會溫
以後絶無往來捷菑何因遠奔于晉而晉亦肯遠納
之哉蓋捷菑之奔必先至魯去年公如晉必以捷菑
往託為晉納捷菑事魯必謹此魯欲服邾之計也晉

方甚魯遂納之不顧邾之已立長君也非義甚矣邾人拒而弗克納見晉伯之不能行于小國也然不求勝而去亦可見其不急于納捷菑矣此論甚合事情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内大夫奔外卒不書書之者為下齊歸喪起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雖未踰年稱君者成乎其為君也

宋子哀來奔

稱名稱字無例左氏以為貴之謬也即曰來奔何貴之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說見莊二年單伯逆王姬下此葢其後人也子叔姬僖公之女杞叔姬之娣加子以別之猶禮家所謂女子子也子叔姬為齊舍之母魯使單伯如齊逆子叔姬歸商人執單伯併執子叔姬不與其歸見商人之橫逆無道也左氏謂襄仲告于王經不言王事且逆子叔姬小事耳何必告王以天子之使臨齊乎又當時王室日微何足以懼諸侯乎為此說者無非誤以單伯為王臣也然即以下單伯至自齊觀之亦可驗單伯之為魯臣矣若公穀謂道淫更謬妄不足

辨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

二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懼子哀之怨來修好也

夏曹伯來朝

曹伯自十一年來朝至是越四年又朝葢畏齊而思

託魯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救以有後故得歸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齊釋之

至自齊至魯自齊也使為王臣當書自齊歸京師豈但書至魯沒却得京師一節乎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楚不能救亦弱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一歲再如晉告齊難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諸侯新城之諸侯也不序散而無統略之也行父求
晉謀齊諸侯不得已為此盟無能得齊尋復散矣左
氏謂齊賂晉侯非也下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必賂晉
況齊侯侵我西鄙其恃强而無所畏可知也左氏又
謂晉侯蔡侯在是亦非晉靈幼弱前此會盟皆趙盾
郤缺為之若蔡侯則從楚久矣諸家又謂公不與亦
非非公則行父耳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以扈之盟故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侵我以見諸侯之無能為也遂伐曹以曹兩朝魯
也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魯求平于齊公疾季孫往受盟齊侯弗許不與大夫
盟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朔公疾也餘說見六年閏月不

告月下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左氏謂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乃得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文公母聲姜也

毁泉臺

據左氏謂有蛇自泉宮出故毁之此未可知若其謂

蛇如先君之數則涉附會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弑書宋人必其傳聞不實故不書主名也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國語謂趙盾爲之主近是然則不足爲討逆之師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盟矣復畔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服于齊也

諸侯盟于扈

即前盟扈之諸侯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薨于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弑君者旣為君則稱君矣豈有貶法哉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文公夫人出姜生太子惡敬嬴生宣公仲遂欲廢太子而立宣公故與得臣如齊謀之

冬十月子卒

仲遂遂弑太子未踰年稱子書卒爲國諱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出姜子被弑故大歸也仲遂誣之以罪而出故謂之出姜左氏謂之哀姜非也莊公夫人已謚哀不當更有哀姜之稱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亦與聞乎弑者也故夫人歸亦如齊恐夫人之
愬己也然齊惠亦爲弑君者所立方喜于親魯出姜
乃其先孝公之女何暇顧之哉而行父亦因以爲請
賂納田之舉矣自是三家專魯而季氏爲尤甚

晉弑其君庶其

弑君書國傳聞不實闕疑之意